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效二

三十輻章第十一 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難則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為太易之蓋棘兩成用無之質標車器以為存利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 䟽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

象眾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

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一者也且

就車而輪則轅廂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則空無之

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類皆為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萬化流動

而道用彰是以借處有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爾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䟽埴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

範土曰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

中空虛以用成受物也

○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䟽鑿穿也門傍憲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

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

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

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䟽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

以有為利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故首唯借喻於三

翻終欲用無於一致爾

五色章第十二 前章明利有用無相資故功立此章明樂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䟽色謂青黃赤白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

謂酸醎甘苦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

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

聾盲爽差失味爾又况耽滯代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惟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者爾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䟽此言耽聲滯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畋獵但求殺獲欲心奔感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心發狂病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 䟽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材器為貨難得之貨者則性分所無求不可得云不安本

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然所以妨傷道行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䟽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為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為也

故去彼取此

䟽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寵辱章第十三前章明榮達辱境馳

辱者驚貴身故為患首兩句擇宗以起問次十句因問以明理後四句貴變不持奴書此以結成

寵辱若驚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

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

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勢自傷於卑辱光

寵則矜恃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

欲令齊其寵辱

貴大患若身

疏貴矜貴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

孰既聲色矜競榮華皆為有身遂成患本

即貴其身者復何異乎貴大患矣即身本

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祇為有身即此

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亡身是知

患由貴生身由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寵為下

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

謂寵辱還自答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

者夫恃寵則僑盈僑盈則生禍因寵獲禍

則寵為辱本故知寵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疏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故寵辱循

環故寵為辱本代間眾生得寵則欣喜得

辱則驚懼故聖人戒之禍福循環譬之亂

纏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

寵至亦驚其僑逸其驚相若故云是謂寵

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疏恐人不曉設問以明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疏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執有身相好榮

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內

竭於貪欲形骸外因於奔競爾然疲役非

患而何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

即當坐忘遺照墮體融聰同大通之無主

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

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計於大患乎故

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子

丞谷舜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

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疏言人君有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

者貴身則凌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若自

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

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為之主

然此章首標驚寵辱終以寄託者欲明驚

寵辱不若忘寵辱有貴愛不若忘貴愛託

天下不若忘天下故又為大患為吾有身

驚寵辱未能無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

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

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迹然後

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為無不

為不德而有德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前章明貴身為

此章明妙本無象故在次而皆通

首三句言不可求之聲色用六句明

導貴必歸於無物又五句示妙用

之難測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希微夷希微夷者謂明道而非道也夷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執持也

此主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聲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希微爾謂三也三者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色聲形等則混為一矣

其上不繳其下不昧

疏繳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暗唯妙本惚恍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暗非天下之至蹟其孰能

與於此乎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也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則妙本湛然未會有物

故云復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為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

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

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為有

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故迎之者不見

其首隨之者不見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

即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無為道化以化於

人故戒今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為之教以

御理今之有為之事則不言而化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

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

無為而理當抱守薄撲爰清爰靜者是知

無為之理是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前章明妙本無象則在用

而皆道此章明玄通之人常不盈而能勞若標古之五句明善為所以嚴

妙法云謙若七句示德容所以難明

能下兩句表遠修之徐生保此下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疏古昔也士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事

者精微要妙玄寂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

滯而其宇量深遠不可識知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察

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

於天光德董難窺故強為容狀且求委順

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豫兮若冬涉川

疏豫閑豫也若如也川喻代間愛欲所以

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為愛欲所染

如冬涉川故多閑豫冬涉川所以閑豫者

冬冰堅壯無墜陷之憂爾

猶若畏四鄰

疏猶豫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及觀其行事舉動施為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知而加戒慎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疏善士於愛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人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散釋無留礙爾

敦兮其若樸

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凝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曠兮其若谷

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字量曠然寬

大於物恣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

渾兮其若濁

疏善士心照清淨而能容物同光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致能濁以靜之徐清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淨道性而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濁而澄靜之令徐自清乎孰誰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以清靜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又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為道既損之又損按行亦次來而次滅則清淨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爾

保此道者不欲盈

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染著得無所得今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則妨道行故云不欲

天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不欲

疏夫能無所凝滯以至無為於法無住不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為弊薄更求勝致

不以為新成而便滯著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

本謂真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染五欲奔馳則真性離散失妙本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雖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為無使而不厭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爾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復動則失本也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

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根而復命復命為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相次以轉明理同歸於道用故知常則明了行道乃久長

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稟而生也今觀情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止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本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之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疏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

復命可謂得常矣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

常妄作可謂無常不常其德窮凶必矣注

云不恒其德或承之者易恒卦文也

知常容

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

容故曰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

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

歸往是謂王矣

王乃天天乃道

疏惟天為大唯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云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乃道

道乃久歿身不殆

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

為王王德合天能行其道道行則久享福

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

雨望之如春則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

故云歿身不殆

太上知有之

之俗欲明夫道之漸將辨致辨之由故前章明守靜則致虛此章示無為則復擴擴散則觀譽遂作無為則謂我自然庶幾夫道化之君專此不言之教

太上知有之

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為太上者專之

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臣下但知上有君專之如天大而在上故

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德故云下

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疏太上之君歿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

仁及百姓故親之柔弱致平功高天下故

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為後代之患

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

間何也以其迹存乎千載之後故爾

其次畏之侮之

疏黃帝堯舜氏歿下及三王五霸浸以凌

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

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

謂寒心

信不足有不信

疏此覆釋畏之也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

之教令者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今下有

此不信之人爾

猶其貴言

疏此覆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

之善行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

言故貴重君言而稱譽之爾古猶字與由

通用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
犧搏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
忘帝力適今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
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前章明步驟殊時
道存故淳樸不微

此章明風俗類弊夫道則仁義逆行
先施馳而病求醫難云由愈數未炊
而簡髮御何其傷性故直舉八句
將以明其極弊莫速返於淳古也

大道廢有仁義

疏大道廢者代俗流漓人人浮競玄晏之
風斯派稍清之化不存失至道無為之事
故云廢也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蹴
躡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
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
成爾

智慧出有大偽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
以檢俗制典以詰姦恐其不信作符璽以
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
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
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

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
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怨恩私起則
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出復入顧人謂之
慈被慈孝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

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足視
人猶已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
也人亦視之猶已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
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
國家昏亂有忠臣

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由
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親君
於昏暗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
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
無為清淨聖皇多士盡是夔龍舜倫攸序
無非作父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
則於忠臣孝子何有此四者類弊之極也
焉得不返之於淳樸乎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效三

絕聖章第十九前章明風俗類弊夫
道而仁義遠行此章
明絕非多門遠行則盜賊無有首六
句且絕於術之連次三句將明立教
之方後四句示
行門之由趣爾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
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真失
真是生巧偽遂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
而今其淳朴天和既暢矜徇不行是人有
百倍之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民無
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
去今六紀廢絕則慈孝名彰若絕兼愛之
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
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疏絕巧者絕雕琢非法強過之巧棄利者
棄徇財兼并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